

論衡

十八之廿一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論衡卷十八

自然篇



讀本記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
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
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
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
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
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
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

宋本何作可

宋本之欲作無欲

宋本無上氣字

宋本欲故作故欲

宋本自然作有為

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為故。自然焉。在無為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為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為利欲之為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為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為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

類皆本無有為。有欲故動。動則有為。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為。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謂天自然無為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為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

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爲不成天地出之有

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魯成季友生字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

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一本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自爲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

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
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
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
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脉脂腴骨節爪齒自
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
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
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
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
之僞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

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
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
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
地日夜長夫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握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
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
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
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
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

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
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
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已，而陰陽自和，
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
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
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
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
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

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
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
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
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
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
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
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
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
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

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

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頓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會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

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
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繩德行而民
矐矐，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
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惓，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
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
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
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
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
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

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
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
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
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
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
亦宜立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
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
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
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

宋本殆下有見
脫字

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
天爲災變。凡諸恠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
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
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
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
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
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
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
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譴

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
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
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宋本責作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
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責。恐
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
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
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

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
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
後雨一有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
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爲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
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
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
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也一有也字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
其留也有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
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

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
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
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
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
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
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
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
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

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爲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至極字爲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

宋本綴作激

土末

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爲雷雨乎？堯時大風爲害，堯綴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爲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上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爲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平，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爲雷雨爲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

宋本怒作如

角而怒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亾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

宋本死作所感作威

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

宋本止作乃

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

宋本今作爲

宋本以作非

宋本采作菜

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

宋本周王作周公

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

宋本王禮作大禮

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

宋本亦成倒

予案

流爲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柎鬯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一有也平字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眩者大夫之簀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鬼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

宋本所作亦

宋本罪作非

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簀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一有也字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

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則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卽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

得之命數精微非一卧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歿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

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為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為不賢反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

俱不得為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為書見蜚蓬而知為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鉞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瘞狗瘞狗入華臣之門華

臣以爲左師來攻已也。踰墻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瘐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倉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

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與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

宋本地作死

宋本夫作天

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歿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

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天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天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

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歿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歿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動、跛行喙息、無有

今宋

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金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火、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

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偃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狡好，安得偃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

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

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

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隙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

縛宋

宋本兄孤倒

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已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擿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

代將歿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鷄鵠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

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
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
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楊子雲作太
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
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
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
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
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

宋本其作施

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
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
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旣得天下、無嘉瑞之
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
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卽生聖人、聖人之
治、卽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
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
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
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

宋本則作之

宋本尤作就

宗本何作皆
小作用

宋本以作已

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
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
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桀紂。孔子曰：紂之不善，不
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
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
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
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
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
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
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
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
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
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孝
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
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
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
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

也方今聖明承光武龔孝明有浸鄴溢美之化無細
 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
 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一有爲
 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十八終

己卯九月廿六日以宋本對校

望之

論衡卷十九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
 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
 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
 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
 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
 安樂爲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

宋本哉作或

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哉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王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王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

宋本猶作獨

宋本上今作令

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祐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

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冑之路也。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旣無以知之。何以知。

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况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

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

宋本集於之於作于

宋本於作于

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子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

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
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
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
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爲前世者
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竝時猥出
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
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
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
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

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奇於今終
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
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
不懽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
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
不顧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
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
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
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三代隘

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
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
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
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
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
今上卽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
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歲遭運氣。
穀頗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
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

宋本若作苦

宋本均平倒

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
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裸人，今被
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跣，今履商舄。以盤
石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埴埒爲均平，化不賓爲
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
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
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
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讎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

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代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爲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耻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爲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

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滂
易以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
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
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
西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
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
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
起高於淵滂爲深於丘山也此方五代孰者爲優傳
書或稱武王代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

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
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
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
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
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
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
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敗天下以雷
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或云武
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

宋本角作色

旌齊宣王憐繫鍾之牛睹其色之殷鯁也楚莊王赦

宋本色作角

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

宋本手作辜

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殷鯁袒之暴形也

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聞樂誅

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

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卽害不刃王莽之死夫

斬赴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美

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酖

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

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

寬狹誰也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

貫飲酒舍負簪及醉畱卧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

蛇嫗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

后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

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

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

望春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

春宋

宋本天作天

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鷺
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
雀武王得魚鳥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
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牀武帝黃
龍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
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
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
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
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

宋本兼作稟

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
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
而今八龍竝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
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
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秉以爲王者生稟天命性
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爲薄再則爲厚如
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
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
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

宋本所稟厚也
作此稟元世

狄

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亾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
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
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
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
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
金城塞外羌良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
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
至漢內屬獻其實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
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

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偁入吳國太
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爲荒服越在九夷蜀
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鬱林日南遼
東樂浪周時被髮推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
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孽
巫楚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
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
曰許民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
於法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思犯奪

宋本思作思
犯作免

氏

宋本憎作書
晚立字
弟作第

宋本義下有
也字無失字

徒宋

宋本勵作勵

爵土惡其人者憎其骨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
弟貞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爲王侯與管蔡同管
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衰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
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
竝爲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
君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
陰氏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
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
豈能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其工私之稱薦於堯

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
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
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
明加恩則論徒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
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
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
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
庸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
是故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

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乂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奪之姦，以危爲寧，以因爲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

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卽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爲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畱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枝，卽其掇摭，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卽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隣伍竝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

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卽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今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爲洒鑄後

爲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國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爲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爲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牀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爲瑞也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爲黃石黃石之精出爲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

宋本忽作丙

色宋本

宋本咸作盛

溥宋本嗽宗

宋本淦作咍

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傳寧宅土
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
紫也蓋紫芝也太守沈鄴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
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
告示天下天下竝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
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
栢梅李葉皆洽薄咸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
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
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

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
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
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
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
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
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
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
合爲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
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

宋本令作命

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
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內猶爲近矣
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
黃龍見於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
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爲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
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爲名賈誼智囊
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
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
唯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諸偶也

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竝出遨戲象乾坤
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
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
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
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
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爲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
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爲土色位在
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爲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
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

甘宋

宋本由作猶

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羣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第宗

論衡卷十九終

第宗

論衡卷二十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舊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

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頡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王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二十一篇殷頌五篇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

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

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暗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有廣大字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豐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

宋本下有又字

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垤，故有高平。或以鑿鍾平而夷之，為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為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為鑿鍾，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為平哉？漢將為

宋本狹作從

丘五三轉爲滂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

宋本實作美

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况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舩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舩，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舩車采畫也。農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疆文，德聞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卽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

宋本非作者

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
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宜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
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
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
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
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
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
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
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

疆

德於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

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
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
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
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
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
善也聖國楊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
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
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

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
稱衍行能章下記出土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
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宜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
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
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
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
應變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

宋本實作實

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偽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
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

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
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
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
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
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
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
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
如升堂闕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
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

宋本刻作刻

宋本處作遂

望夜甚兩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宋本三百作三十
闕作聞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篇闕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闕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聞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

霸宋

宋本篇作尚

宋本遺作遺

宋本推作挺

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
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
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
篇才高卓邇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
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䟽
一櫝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
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
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
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

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
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
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
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恭
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
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
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
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
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

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嘆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

宋本不觀右作

右不觀

在作左觀作親

明作服

宋本解作解

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鱗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嘆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

宋本馬作錄
未遠作據還

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
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
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
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
散光武中興脩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
官文雄會聚今上卽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
有好文之聲唐虞旣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
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
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賜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

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旣歿
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
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
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
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
何則發胃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
也論發胃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
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
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

宋本並作立

徇宋

宋本儒作傳

惑宋

宋本趙他作世傳

睹宋

年宋本下同

夫宋章宋

宋本人惡倒

宋本裁作助

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
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
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
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
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
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
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
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
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

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
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
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
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
心惠而目多采蹂躪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
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
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
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卽

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惡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資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園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在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

宋本文人之筆
作文筆之文

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僞，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

宋本偽作邪

宋本禮作札

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宋本妄作矣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能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

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云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

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待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

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

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

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

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

用宋

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謂爲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卧人之旁，卧人

歐

宋本之作其

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卧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爲人所歐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已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之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

宋本宜作門

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况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况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不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

葬宋

宋本脩皆作修

宋本鳴作鳴

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竟安能復爲形。妬夫媚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孔子塋母於防。旣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脩墓。遂不復脩。使死有知。必恚人不脩也。孔子知之。宜輒脩墓以喜竟神。然而不脩。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吁

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
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
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
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
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
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
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
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
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

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
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
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
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
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
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
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
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

人宋

筋宋下高

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矣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劬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呬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

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呬吁之時無副助

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

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

爪牙墮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

其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

一有蹶字

者氣道凝成未能堅

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爲形體形體

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

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

雞卵之未字也頽溶於殼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

宋本猶未作手安

字宋

雌偃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
瀕落之時瀕落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
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
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
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
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
能害人有鷄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
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
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鷄犬已死重於見盜

忿怒於鷄犬無怨於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

蛻也爲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

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

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

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

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上身中

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

人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已之體無兵刃

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

宋本清字在
甚字上

宋本爛作敗

宋本設作欲

歐宋

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
氣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
害人火猛竈中金湧氣蒸精怒留中力盛身熱今人
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亾當死之時精
神不怒身亾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
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
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
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
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之與

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
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
精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
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
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能爲物則爲氣
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
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
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
精所爲明矣

論衡卷第二十

己卯十月六日對校宋本

望之

第
宗

論衡卷二十一

妖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輶而歎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歟人爲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歟不能爲鬼人歟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爲鬼

宋本人生作夫人

誅

宋本訟作從

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
比干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
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歟爲鬼之尊者當復討
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
其身故殺而亾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
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宜王簡
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已合會人君之威固嚴本
作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
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

知二君死當報已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
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
往而存

宋本趨作使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
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
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欲非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
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
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

宋本太子作君

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
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
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
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
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界秦狐突以爲不可
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
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
尊臣卑不敢以非于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
君哉恨惠公之改葬於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驪

干宋

宋本於作干
所得倒

宋本脫下改字

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惠
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
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
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
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
皇無道李斯無狀

宋本後下有一
有日字四字注

宋本於作于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
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
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

宋本後作后
宋本不作必

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
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
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
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
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
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
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
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
也能知三王之不許已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

宋本說作銳

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
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
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
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
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
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
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痺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
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哈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樂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伐齊不卒，苟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含。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苟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含。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闔，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含，此自苟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

宋本於作于

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爲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

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諡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諡曰成一有人字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諡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諡曰靈少久氣衰日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諡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冤有所知則宐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已大惡也加諡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諡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晳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晳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

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旣生鬼陽曰寃用物精多則寃鬼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強死其寃鬼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

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犇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

微小殺駟帶不報子胥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冤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強死者能爲鬼何謂強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強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強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

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冤鬼爲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讐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二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鬼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強死則謂強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強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強死之人能爲鬼子胥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胥不能強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胥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

宋本於作于
下同

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翟土立
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
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
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
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
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
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

草
宗

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
魏顆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
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
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
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
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
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
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樂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

宋本諸作地

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
於是也而爲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
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
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爲獨然河泗之
濱立家非一水湍崩壤棺槨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
見百姓者乎樂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濱圻
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
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汙死故

丘蒙宋壞

況宋

頤宋

宋本乙作已

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
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
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
太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臂
以長順以髯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
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
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
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
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

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
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
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
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
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
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
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
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爲黃熊以入于羽
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
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
夫鯀殛于羽山人知也神爲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
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爲虎在故可實也今鯀
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爲
熊是死也死而鬼神爲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

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白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

宋本所夢作問所

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問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宋本遭作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
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
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
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
者被劓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
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
毒憤不知殺已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呂后使死人
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
鬼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

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
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
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
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
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
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
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
其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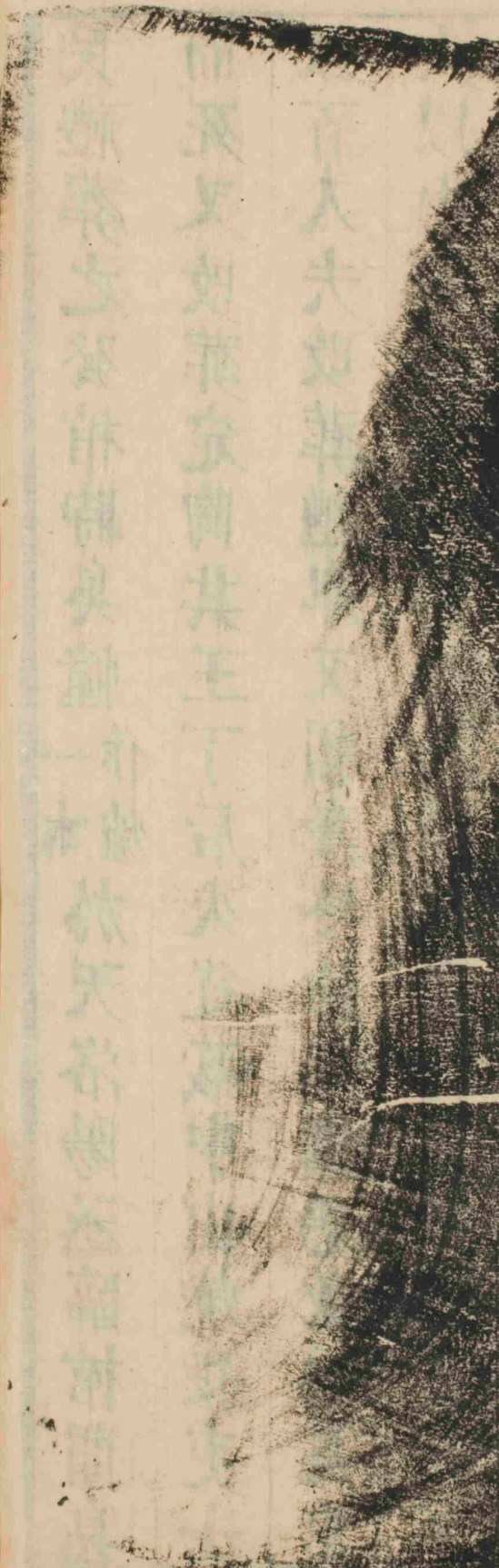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
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
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亾者爲
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
懼怨家怨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
脈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菹彭
越燒菹一僂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
菹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傳后廢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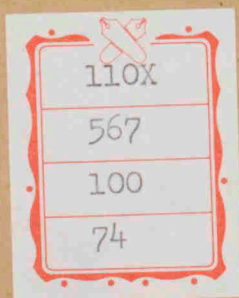
民禮葬之發棺時臭幢一本作爐於天洛陽丞臨棺聞臭

而死又改葬定陶其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爲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穢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爲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保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

其墓不能出梟爲火以殺一人貴爲天子不能爲神
丁傳婦人安能爲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
則謂丁傳之神誤矣

論衡卷第二十一





110X
567
100
74